



当前位置: 网站首页 > 当代文坛

我所认识的了一容——宁夏青年作家了一容小说集

【作者】李东东

我和了一容的相识,按他的话说,他先直观地认识了我——在自治区文艺座谈会会场,在电视屏幕上;而我,则是先从书面认识了他——从他寄到银川、寄到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我收的信里。他的信,用蓝墨水写在宁夏西吉县广电局的信笺上。传统的通信方式,年轻的东乡族作家,有了一定知名度,生活在西海固的大山里,工作和人事关系挂在与文学创作没有直接关系的西吉县广电局。这就是我最初印象中的一了容。

对获得了春天文学奖和其他多种文学奖项的一了容的文学造诣,把重要文学奖项和权威文学评论家们对他的小说的评价介绍给读者,或可为大家阅读这本小说集提供直接帮助,而我,还是从了一容写给我的那些信说起。因为这些执著、朴实、用蓝墨水工工整整写的信,我决定与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的同志们一起到西吉看望这个东乡族年轻人,看看他的工作和生活环境,把书和电脑送到他家里,使他由此换下手中的笔;并且,不要仅仅把电脑当做打字工具,还要通过电话线不怕麻烦地上网(当时西吉还没有上网的条件),了解西海固以外的世界。后来,换了笔的、了解了外面世界的、有了新作品的了一了容,在信中告诉我他希望到更大的世界去开阔自己,也就是说,到银川,到更有利于专业创作的环境中工作和生活。

我把调动了一了容的工作,视为对优秀人才进一步培养、向优秀人才提供更好的发展环境来看待;我不可能解决每个人的困难,但对少数民族中人口较少民族的特殊人才的关注,应当是有导向意义的。事实上,在此前后,宁夏新的文学现象和作家群体已经并正在崛起,多数人相继汇聚到了银川。

老一代作家不完全同意我的做法,贤亮同志就曾半开玩笑地对我说,小心别把宁夏的文学事业砸在你手上!我说此话怎讲?他说,高尔基有句名言:苦难是一所最好的大学,我就上的是这所大学;你太过呵护年轻作家了,为他们创造的条件太好了,温室里的花朵不经风雨,没有了艰难困苦的锤炼,怎么写得出生活呢?是的,他说得对,“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贤亮本人就是惨烈的政治环境和生活境遇催迫出的思想大家和文学奇才。可我还是不愿想象,在新的历史时期,再用如此艰难与惨烈的生活体验来造就文学人才。于是,我坚持把曾在天山草原放过马、在巴颜喀拉山淘过金、揣着本新华字典浪迹大西北的一了容调进银川,在《朔方》编辑部当编辑。毕竟,在银川,生活条件要好得多,将来子女教育环境要好得多,更重要的是,这“世界”大得多了!

现在要出版的这本书是了一了容以前几本书中没有收入进去,但作者本人认为很有意思和纪念意义的一批小说,虽然小说的主题依旧是他一直痴心的那些人和事,那些西部异域的生活图景,但所表达的心情,艺术上的探索 and 追求,是他另外的书中所不曾收入和具有的。如果说,他的《挂在月光中的铜汤瓶》是他对自己民族的一个交代,《去尕楞的路上》是他对自己流浪生活的一个回顾和总结的话,那么这本书则是作者向全国关心和支持他的读者的一个撕心的交代,是一本愿意接受市场考验和检阅的书,也可说是一本被人遗忘的作品的自选集。宏观的书名原定为《黑乐园》。为什么要用“黑乐园”这个名字?作者喜欢庄严肃穆的凝重的黑色,所谓乐园,就是作者自己精神狂欢的一片乐土。后经过深思熟虑,定名为《手掬你直到天亮》,这个名字很好,它更多的意义在于,让读者体悟了一了容作品的深刻与澄净,满含虔诚与神圣。

这大抵是了一了容的小说的价值,是他留给读者的印象,差不多也是了一了容的信留给我的印象。我改变了以往几乎不留存信件的习惯,留下了他的信,同时也留住了对他和他的乡亲——也是我的宁夏父老乡亲的温暖记忆。我忘不了几年来在宁夏得到的理解与支持,忘不了离开宁夏时同志们自发赶到银川机场为我送行,忘不了乡亲们冻得红红的脸膛上闪着泪光的双眼,忘不了紧紧握在一起的一双

收藏文章

打印文章

关闭本页

发表评论

阅读量[944]

评论数[1]

双大手。如果说了一容的小说是对自己民族的一个交代，那么我为他写这篇序言，则可以是对宁夏文学界、对宁夏回汉父老乡亲的一个交代。

【原载】 中国作家网2008-10-8

浙江工商大学中国文化理论创 新研究中心	绍兴文理学院人文学院 绍兴文理学院人文学院前身是
浙江工商大学中国文化理论创新 研究中心为校级研究中心，由中 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西	1956年9月建立的绍兴中等师范学 校的语文教研室，19

更多
加盟
信息

关于我们 | 联系方式 | 意见反馈 | 投稿指南 | 法律声明 | 招聘英才 | 欢迎加盟 | 软件下载
永久域名: www.literature.org.cn www.literature.net.cn E-Mail: wenxue@cass.org.cn
版权所有：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京ICP备05084176号